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和《中邊分別論》 的記述之共通部分

—以《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的著者、《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的成立年代與安慧的著作的成立順序為中心—

釋妙玄*

摘要：

在《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和《中邊分別論》之中可看到與波羅蜜的語源解釋有關的「十二種最勝性」，再者《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都有提到以「七種偉大性」來判定是否為大乘。

在西藏佛教，《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與《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的作者被認為是最勝子。相對於此，漢譯佛教則認為《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的作者是安慧，而《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的作者是師子覺。再者，安慧所註釋的《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的成立順序尚未被確認。還有《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的著者

*筑波大學哲學思想專攻博士候選人

問題尚未有確切的證據來論證，或許從《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的成立年代的論證能為著者的問題提供一些線索。

職是之故，本論文透過在這些經論中的「十二種最勝性」以及「七種偉大性」的檢討，來考察《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的作者問題、《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的成立年代與安慧的著作之成立順序。

關鍵詞：「十二種最勝性（dvādaśavidha-paramatā）」、「七種偉大性（saptavidha-mahattva）」、《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中邊分別論》

**On the common parts of description in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and the *Madhyāntavibhāgabhāṣya* :
with a focus on the autho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the formation date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and the formation order of Sthiramati's works**

Shih, Miao-xuan*

ABSTRACT :

In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and the *Madhyāntavibhāgabhāṣya*, twelve kinds of superiority (*dvādaśavidha-paramatā*) are well known and this fact has a relation to the etym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uperiority (*pāramitā*). Moreover,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the *Madhyāntavibhāgaṭīkā* and the *Sūtrālaṃkāravṛttibhāṣya* refer to seven kinds of greatness (*saptavidha-mahattva*) as the definition of Mahayāna.

In Tibetan Buddhism, 最勝子 is considered as the autho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and the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On the other hand, 安慧 is considered as the autho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and 師子覺 as the autho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in Chinese Buddhism. In addition, the formation order of Sthiramati's works -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Madhyāntavibhāgaṭīkā* and *Sūtrālaṃkāravṛttibhāṣya* - has not yet been made clear. Furthermore, although the problem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s author has not

* Ph.D. Candidate, Doctoral Program in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Tsukuba

yet been solved by accurate evidence, it is possible that clarifying the formation date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gives a clue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refore, by casting light on the contents of twelve kinds of superiority and seven kinds of greatness in the above commentaries, this paper will survey the author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the formation date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and the formation order of Sthiramati's works.

Keywords: *dvādaśavidha-paramatā*, *saptavidha-mahattva*,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Madhyāntavibhāṅghāṣya

一、前言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 以下略稱《雜集論》) 是糝合無著所著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Abhidharmasamuccaya* ; 以下略稱《集論》) 和此論的註釋《大乘阿毘達磨集論釋》(*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 以下略稱《集論釋》)¹的一部論書。關於《雜集論》和《集論釋》的作者，西藏譯本和漢譯本有不同的說法。西藏譯本認為：這兩者的作者是最勝子(*Jinaputra, rGral ba'i sras*)。²相對於此，窺基在《阿毘達磨雜集論述記》(以下略稱《雜集論述記》) 中指出：《雜集論》的作者是安慧，而《集論釋》的作者是師子覺(*Buddhasiṃha*)。³窺基的說法得到李學竹先生的支持，他透過歸敬偈的檢討而指出：「《雜集論》的作者是安慧的可能性相當高。」⁴

¹ 《集論釋》無漢譯本，其梵文寫本是在 1934 年由印度的 Rūhula Sāṅkṛtyāyana 博士於西藏所發現。此寫本考篠田正成，〈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の成立年代 〉，《印度仏教学研究》，18-2，1970 年，頁 437。

* 本文及註腳當中的梵文、藏文翻譯成中文的時候，中文翻譯當中的[]是翻譯內容的補足，() 是原語或同義語。

² *chos mngon pa kun las btus pa'i bshad pa*(=ASBh) : D (以下 sDe dge edition Tibeten translation 略語) No.4053, P (以下 Peking edition Tibeten translation 略語) No.5554。 *mngon pa chos kun las btus pa'i rnam par bshad pa zhes bya ba*(=ASVy) : D No. 4054, P No. 5555。

³ 《雜集論述記》續藏經(以下《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略語) T48, No.796, p.1, c21-24: 「大聖無著具廣慧悲，集阿毘達磨經所有宗要，括瑜伽師地論一切法門，敘此本文，演斯妙義。覺師子稟承先訓，更為後釋。安慧閑其本末，參糝兩文。」

⁴ 近年在羅布林卡宮發現《雜集論》的兩部梵文寫本，一者是收錄在桑德目錄(=藏學研究中心所藏相片版) 的第 66 號，另一者被保管在藏學研究中心的 33 號箱。參考李學竹，〈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およびその注釈

《中邊分別論》(Madhyāntavibhāṅgabhāṣya) 是由無著 (Asaṅga : ca. 395-470)^{5/6}的偈頌和世親 (Vasubandhu : ca.400-480) 的長行所形成的一部

(*Vyākhyā*) の新出梵文写本について)、『印度仏教学研究』, 60-1, 2011 年, 頁 154-155。依據收錄在桑德目錄第 66 號的寫本, 相當於歸敬偈的寫本並不完整。因此, 李學竹依於漢譯而指出: 「在第三偈的前半偈, 是歸依《集論》的作者 (=本論師) 和注釋《集論》的《集論釋》的作者 (=分別者) 的歸依文; 後半偈是顯示《雜集論》的著作目的。也就是, 很顯然的是, 先有《集論》和《集論釋》的作者, 然後是此偈的作者, 亦即《雜集論》的作者統合了《集論》和《集論釋》。而且, 此見解也從窺基的說明得到佐證。因此, 縱使在上述的寫本中並未記載作者的名稱, 但是《雜集論》的著作是安慧的可能性相當高。」參考李學竹,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の序文について〉, 『インド学チベット学研究』, 16, 2012 年, 頁 3。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一: 「諸會真淨究竟理 超聖行海昇彼岸 證得一切法自在 善權化導不思議 (k.1) 無量希有勝功德 自他並利所依止 敬禮如是大覺尊 無等妙法諸聖眾 (k.2) 敬禮開演本論師 親承聖旨分別者 由悟契經及解釋 爰發正勤乃參綜 (k.3)」(大正〔以下《大正新脩大藏經》略語〕 T31, p.94, b19-25.

⁵ 以下各論師的年代都依於平川彰, 『インド仏教史下巻』, 東京: 春秋社, 1982 年, 頁 229。

⁶ 關於《中邊分別論》偈頌的作者, 在諸學者之間意見不同。主張偈頌的作者是彌勒的有宇井伯壽, 〈辯中邊論題解〉, 『国訳一切経一瑜伽部十二』, 東京: 大東出版社, 1933 年, 頁 2。和鈴木宗忠《鈴木宗忠著作集—第 2 卷 唯識哲学研究》, 東京: 巖南堂書店, 1977 年, 頁 44。他們認為彌勒是史實上的人物, 彌勒將此論傳授給無著, 而且無著將此論傳給世親, 所以世親對此論施予註釋。另一方面, 主張偈頌的作者是無著的有山口益, 『安慧阿遮梨耶造中辺分別論釈疏』, 東京: 鈴木學術財団, 1935 年, 29ff.、Stcherbatsky Theodore. *Madhyanta-vibhanga : Discourse on Discrimination between Middle and Extremes Ascribed to Bodhisattva Maitreya and Commented by Vasubandhu and Sthiramati*. Bibliotheca Buddhica 30. Reprint, Delhi :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36, p.6-7, fn.72 和勝呂信靜, 『初期唯識思想の研究』, 東京:

春秋社，1989年，42ff。本論文依於以下的觀點，接受山口益等的說法，把偈頌的作者視為無著。

根據山口益的理解，安慧在《中邊分別論釋疏》把歸敬偈中所出現的 *pranetR* 視為創造者、著造者，但是對著造者亦即彌勒的修飾詞（=神通力、陀羅尼、無礙辯、三昧等等）來看，安慧似乎認為彌勒並非人間的老師而是菩薩，而且是對無著的思想賦予基礎的一個教學主體。也就是，就如同龍樹受到文殊菩薩的啟發而著作諸論一樣，無著受到兜率天上將來佛彌勒的啟發而著作諸論。MVT[Ya] 2, Susumu Yamaguchi (ed.), *MadhyāntavibhāgaTikā*, 東京：破塵閣，1934年；Repr. 鈴木學術財団，1966年 頁 4-7：*asya kārikāśāstrasyāryamaitreyaH praNetā, sa caikajātipratibaddhatvāt sarvabodhisattvābhijJādhāraMpratisaMvitsamādhīndriyakSāntivimokSaiH paramampāraMgataH sarvāsu bodhisattvabhūmiSu niHseSam api prahīNāvaraNaH* [=此論書的偈頌（= *kārikā*）的作者是彌勒（= *maitreya*）。而且，他（=彌勒）是只有一生被束縛的[菩薩]，藉由菩薩所有的神通力、陀羅尼、無礙辯、三昧、根、忍、解脫，到達最殊勝的彼岸，菩薩所有階位的障礙都無殘留地斷滅。]

再者，Stcherbatsky 和勝呂信靜，將焦點放在安慧對說者（= *vaktR*）的解釋。安慧把歸敬偈中所出現的 *vaktR* 解為 *vyākhyānasya kartR*（=解釋的作者），並將其註釋為無著，而且明示無著是藉由法流三昧而見到彌勒。對於此，勝呂信靜認為 *vyākhyā* 此語包含著如下的意味，也就是說明彌勒的教說或者彌勒所代表的有權威的高位菩薩的教說。因此勝呂信靜指出無著是彌勒的教說的代辯者，所以是偈頌的作者。還有因為無著藉由法流三昧而見到彌勒，所以 Stcherbatsky 指出偈頌的真正的作者是無著。（MVT[Ma] 松岡寬子〈ステイラマティ著『中邊分別論釋疏』〈歸敬偈〉のテキスト校訂及び和訳〉，《比較論理學研究》，第4号，頁128,22ff.; MVT[Ya] 4,17ff.：*vaktāram iti vyākhyānasya kartāram. abhyarhyeti saMbadhyate. sugatātmaja ity apīty apare. sa punar āryaasaGgaH. tatra hy āryamaitreyādhiSThānād dharmasrotasā abhimukhībhavad idaM sāstram uktam.* [=「向說者」此語是向解釋的作者的意。[「向說者」此語是]和「禮拜」此語結合。有人[解釋]「善逝子」此語也[和「禮拜」此語結合]。而且，他（=說者）是聖者無著。實際上，此論書是基於聖者彌勒所加持（*adhiSThāna*），藉由法流（*dharmasrotas*）[三昧]而顯現

論書。對於此論，安慧（ca.510-570）⁷在《中邊分別論釋疏》（*Madhyāntavibhāgaṭīkā*）施以解釋。在《中邊分別論》的無上乘品（*=yānānuttaryapariccheda*），於說明波羅蜜的語源解釋之時有提到「十二種最勝性」（*dvādaśavidha-paramatā*），這「十二種最勝性」也曾出現在《集論釋》之中。再者，在《中邊分別論釋疏》的無上乘品，安慧在解釋大乘時有提到「七種偉大性」（*saptavidha-mahattva*），這「七種偉大

於他（=聖者無著）之前，因此[由他（=聖者無著）]所敘述。）

⁷ 印度的註釋家 *Sthiramati* 是否為漢譯所說的安慧，學者們有不同的見解。首先，就《成唯識論》來說，根據兵藤一夫（〈三性説における唯識無境の意味（2）〉，《大谷學報》，70-4，1991年，頁10。）的研究，*Sthiramati* 在《唯識三十頌釋》（*TriMśikābhāṣya*）的所說和《成唯識論》所傳達的安慧的學說一致。也就是，認為 *Sthiramati* 就是安慧。相對於此，佐久間秀範（〈註釋家スティラマティは一人か〉，《佛教學》，55，2013年，頁70。）認為：「雖然窺基在《成唯識論述記》指出，梵文名恥羅末底就是安慧。（《成唯識論述記》《大正》，T43, p.231, c19-22：「三梵云恥羅末底，唐言安慧。即糝雜集，救俱舍論，破正理師。護法論師同時先德，南印度境羅羅國人也。」）但是，若仔細閱讀窺基的作品的話，不可否認的是，在他的作品當中添加了相當多他自身的企圖。因此，必須注意的是，縱使他提示了安慧此名稱的原語，但是這個根據有多少程度能被信任呢？」確實，依據勝又俊教（〈唯識述記の指示する安慧の思想と安慧造梵文唯識三十頌釈との比較研究〉，《仏教における心識説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88年，頁48。）的研究，窺基在《成唯識論述記》中所說的安慧的學說，若逐一和 *Sthiramati* 的《唯識三十頌釋》作比較的話，窺基根據 *Sthiramati* 的《唯識三十頌釋》所揉合的文言，完全不可見。

同樣地，窺基也常常在《辯中邊論述記》敘說安慧的學說，而此中所說的安慧的學說和《中邊分別論釋疏》是否一致，到目前為止仍未被檢討。再者，《經莊嚴註疏》也是印度的註釋家 *Sthiramati* 的著作，此註釋家 *Sthiramati* 是否為漢譯所認為的安慧，到目前為止仍未被檢討。因此，在此先暫時保留此問題而把印度的註釋家 *Sthiramati* 就直接等同安慧。

性」也曾出現在《雜集論》之中，甚至在《大乘莊嚴經論》（Mahyānasūtrālamkārahāṣya；以下略稱《莊嚴經論》）之中也可看到類似的文言，而且安慧在《經莊嚴註疏》（Sūtrālamkāravṛttibhāṣya）對此也施以解釋。

職是之故，本論文想要透過比對《集論釋》和《中邊分別論》當中的「十二種最勝性」來考察《集論釋》的成立年代，藉由此成立年代的考察或許能找到決定《集論釋》的作者之線索。再者，透過比對《雜集論》、《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當中的「七種偉大性」，來考察《雜集論》的著者。還有站在《雜集論》作者的考察之基礎上，對這三部論典的成立順序作檢討，以此作為在思考安慧的思想流變時的參考。

二、十二種最勝性

首先，就「十二種最勝性」來進行探討。《中邊分別論》的無上乘品是以不共聲聞、緣覺的大乘菩薩特有的修習為主的章節。在此品，大乘菩薩的修習是以行的無上性、所緣的無上性、修證的無上性這三個脈絡來說明。這三者可說是菩薩道、菩薩道的依據、菩薩道的結果。⁸關於菩薩道，此品以如下的六個面向來闡述，亦即最勝行（paramapratipatti）、作意行（manaskārapratipatti）、隨法行（anudharmapratipatti）、離二邊行（antadvayavarjitapratipatti）、差別行（viśiṣṭapratipatti）、無差別行

⁸ MVṛ[Tao] 2,20-21, (MVT[Ya] 201,7-9) ad MV V 1ac, : *etad ānuttaryaṃ yathākramam bodhisattvamārgam tadadhiṣṭhānam tatphalam cādhikṛtya vyavasthāpyate.* [=上述的無上性，在順序上，是關於菩薩道、此（=菩薩道）之根據、[菩薩道的]結果而被確立。]

(*aviśiṣṭapratipatti*)。⁹這六種行，前四者可以說是十波羅蜜、實踐波羅蜜的手段、依於聞思修的止觀之修行、修習止觀的目標，後兩者可說是十波羅蜜所行之境地。關於此中的最勝行，無著指出其具有如下十二種特質：亦即高潔、長時、關心、無盡、無間斷、無困難、自在、攝受、發起、獲得、等流、完成；¹⁰而且正因為具有這十二種特質，所以十波

⁹ MVBh[Na] 60,3-15 ad MV V 1-2ac : *yānānuttaryam idānīm vaktavyam, tad ucyate. ānuttaryam pratipattau hi punar ālambane matam | samudāgama uddiṣṭam | (k.1ac) trividham ānuttaryam mahāyāne, yenaitad anuttaram yānam, pratipattiyānuttaryam ālambanānuttaryam samudāgamānuttaryam ca. tatra pratipattiyānuttaryam daśapāramitāpratipattito veditavyam. pratipattis tu ṣaḍvidhā || (k.1d) tāsu pāramitāsu. paramātha manaskāre anudharme 'ntavarjane | viśiṣṭā cāviśiṣṭā ca | (k.2ac) [=接著，必須說乘的無上性。因此說[如下之文]。先前(=相品的第一偈；論的綱要)[由我(=無著)]所說的無上性，實際上被認為是關於行、而且是關於所緣、[再者]是關於修證。(k.1ac)在大乘中有三種無上性，基於此[三種無上性]，其(=大乘)才成為無上之乘。[所謂三種是]行的無上性、所緣的無上性、修證的無上性。此中(=三種無上性之中)，行的無上是基於十波羅蜜多行而能被瞭知。然而行有六種。(k.1d)在這些波羅蜜之中，[有]最勝[行]、作意[行]、隨法[行]、離二邊[行]、差別[行]、無差別[行]。(k.2ac)]*

¹⁰ MVBh[Na] 60,20-61,3 ad MV V 2d-4ab : *tatra paramā dvādaśātmikā || (k.2d) audāryam āyatatvaṃ ca adhikāro 'kṣayātmatā | nairantaryam akṛcchratvaṃ vibhutvaṃ ca parigrahaḥ || (k.3) ārambhaprāptiniṣyandaniṣpattiḥ paramā matā |(k.4ab) [=在此中(=十二種最勝性)，最勝[的行]有十二[種]性質。(k.2d)高潔、時間性的廣大、關心、以無盡為本性、無間斷、無困難、自在、攝受、(k.3)發起、獲得、等流、完成是最勝。[這是由我(=無著)]所說。(k.4ab)]附帶一提，在玄奘譯本這十二種最勝性被譯為：廣大·長時·依處·無盡·無間·無難·自在·攝受·發起·至得·等流·究竟。《辯中邊論》卷下：「論曰：『最勝正行有十二種：一廣大最勝·二長時最勝·三依處最勝·四無盡最勝·五無間最勝·六無難最勝·七自在最勝·八攝受最勝·九發起最勝·*

十至得最勝·十一等流最勝·十二究竟最勝。』(《大正》冊 31, p.473, c24-28.) 此外,在真諦譯本這十二種最勝性被譯為:廣大·長時·增上·無盡·無間·無難·自在·攝治·極作·至得·勝流·究竟。《中邊分別論》卷七:「如是十二種無比修行:一廣大無比·二長時無比·三增上·四無盡·五無間·六無難·七自在·八攝治·九極作·十至得·十一勝流·十二究竟。」(《大正》冊 31, p.460, b26-29.)

和梵文原意比起來,玄奘譯本與此不同之處有二者:一、「audārya」被譯為「廣大」,二、「adhikāra」被譯為「依處」。再者,真諦譯本和梵文原意的不同有三處:一、「audārya」同樣的被譯為「廣大」,二、「adhikāra」被譯為「增上」,三、「ārambha」被譯為「極作」。首先,就「audārya」來看。此語梵文是意謂「高潔」,常常被譯為「廣大」。(參見《梵和辭典》p.304)從以下的引文當中對此的說明可知,「audāryaparamatā」是指菩薩應該要心不追求任何世間性的成功。因此,「高潔」和「廣大」這兩個語詞皆可用來描述,只是偏重的角度不同。換言之,梵文原意的「高潔」是偏重於菩薩的心應該是追求出世間法那般的高潔,而「廣大」就如玄奘譯本所說的菩薩的志向應該是像追求出世間法那樣地遠大(《辯中邊論》卷下:「此中廣大最勝者,終不欣樂一切世間富樂自在,志高遠故。」大正 31, 473c28-29)。

再者,「adhikāra」是意謂「支配」、「管轄」,常常被譯為「增上」或「依處」。(參見《梵和辭典》p.33)根據長尾雅人(『撰大乘論 和訳と註解』上,(インド古典叢書),東京:講談社,1982年,頁 114。)的研究,此語的藏文是「ched, ched du bya ba」,是意謂「目標」、「意圖」、「關心」。從以下的引文當中對此的說明可知,「adhikāraparamatā」是指菩薩以實現所有有情的利益為優先。由此看來,比起梵文原意的「支配」、「管轄」,藏文的「關心」等意涵比較貼切,也就是菩薩要把所有有情的利益放在心上。因此,筆者將「adhikāra」譯為「關心」。

還有依於以下的引文當中對此的說明,玄奘譯本的「依處」和真諦譯本「增上」也能表達出意涵。換言之,菩薩要把所有有情的利益當成依處,或者菩薩要增上所有有情的利益。最後,「ārambha」是意謂「著手」,常常被譯為「發起」。(參見《梵和辭典》p.205)根據安慧在《中邊分別論釋疏》的解釋,在信解行地當中的上層忍,是菩薩發起見道的階段。(MVT [Tao] 2,20-21, MVT [Ya] 204,14-19) ad MV V 2d-4ab : ārambhaparamatādhimuktica₃ryā-

羅蜜才被認為是最勝，也就是最殊勝的理念。¹¹對於此，世親認為十二種的最勝性只可見於菩薩的布施等波羅蜜之中，在聲聞的布施等之中，這十二種的最勝性並不存在。因此，在這十二種的「最勝」的意義之下，而說十波羅蜜。¹²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這是在說明波羅蜜（=pāramitā）的語源解釋。也就是，波羅蜜此語是從最勝（=parama）所衍生出來的語詞。¹³

bhūmāv adhimātrāyāṃ kṣāntāv iti. prathamakalpāsaṃkhyeyam adhimukticyābhūmir ity ucyate. gotramitrabalena cotpādītābodhicittasya svabhāvatrāyāṃ mukhenātyarthaṃ sarvadharmānairātmyādhimokṣo 'dhimātrā kṣāntir āsradhyādivipakṣāparāḥ jīti. sā hi bodhisattvasyārambhāvasthā. tato 'dhimātrāyāṃ kṣāntāv ārambhāparamatety ucyate. [=「發起的最勝性，是[存在]於信解行地當中的上層忍。」最初的阿僧祇劫被稱為信解行地。而且在上層的忍[位]，菩薩藉由種姓和朋友之力，透過三性強烈地確信所有的事物是無我，而不會被不信等的所對治壓倒。實際上，此（=上層的忍位）是菩薩發起見道的階段。因此說：在上層的忍位有發起的最勝性。]因此，筆者根據此將「ārambha」譯為「發起」。在兩漢譯，玄奘譯也譯為「發起」，但是真諦譯為「極作」。為何真諦譯為「極作」？目前還未有證據來推論。

¹¹ MVBh[Na] 61,23 ad MV V 4cd : tataś ca paramārthena daśa pāramitā matāḥ || (k.4cd) [=再者，因此在「最勝」的意義之下，十波羅蜜被思考。]

¹² MVBh[Na] 61,24-62,1 ad MV V 4cd : yata eṣā dvādaśavidhā paramatā etāsu saṃvidyate, tataḥ paramā ity anenārthena daśa pāramitāḥ. [=上述的十二種最勝性，可見於以下的[菩薩們的布施等等]之中。因此，在以上的[最勝]的意義之下，十波羅蜜被思考。]

¹³ 此語的形成過程如下所示: parama ⇒ pāramī + tā ⇒ pāramitā。具體來說，parama 是形容詞，此語陰性化（=feminine）後變成 pāramī，再於其後加上 tā，就形成 pāramitā。（參考 BHS[1953: 3415]）再者，關於由 parama 所派生的語詞形成過程，阿里生，〈pāramitā（波羅蜜）の語源・語義について〉，《印度仏教学研究》，54-2，2006年，頁102。指出另一種說法：parama + in ⇒ pāramī + tā ⇒ pāramitā。這種說法可也見於水野弘元，〈大乘經典の性

關於上述的「十二種最勝性」，世親給予如下的說明：

「此中（＝十二種最勝性之中），高潔的最勝性，是不追求任何的世間性的成功，並且應該以高深而被知。長時間的最勝性，是因為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間斷地修行。關心的最勝性，是因為[菩薩]以實現所有有情的利益為優先。無盡的最勝性，是因為在回向大菩提此點上，[布施等等的波羅蜜]決非有盡。無間斷的最勝性，是因為基於自他平等性的確信，藉由對所有眾生的布施等等，而波羅蜜被圓滿。無困難的最勝性，是因為對於他者的布施等等，只要一起歡喜，就能使波羅蜜圓滿。自在的最勝性，是因為藉由虛空藏三昧等等，就能使布施等等[的波羅蜜]圓滿。攝受的最勝性，是因為[菩薩行]是由無分別智所攝受。發起的最勝性，是[存在]於信解行地當中的上層忍。獲得的最勝性，是在初地。等流的最勝性，是在上述的[初地]以外的八地。完成的最勝性，是因為在第十[地]和如來地，菩薩[道]被圓滿，以及佛[道]被圓滿。」¹⁴

格〉，《大乘仏教の成立史的研究》，東京：三省堂，1974年，頁272。的論文註解，但是，水野弘元所依據的原典出處不明，而且在他的《パーリ語辭典》[2005：224]也顯示，pāramī並不是由 parama + in 所形成，而是由 parama 所形成。因此，本論文不採取此說法。

¹⁴ MVBh[Na] 61,9-22 ad MV V 1ac : tatraudāryaparamatā sarvalaukikasampattyanarthitvenotkrṣṭatayā ca veditavyā. āyatatvaparamatā, trikalpāsamkhyeya-paribhāvanāt. adhikāraparamatā sarvasattvārthakriyādhikārāt. akṣayatvaparamatā mahābodhipariṇāmanayātyantam aparyādānāt. nairantaryaparamatātmaparasamatādhimokṣāt sarvasattvadānādibhiḥ pāramitāparipūraṇād. akṛcchratvaparamatānumodanāmātreṇa paradānādīnām pāramitāparipūraṇāt.vitbhutvaparamatā gaganagaṇjasamādhyādibhir dānādiparipūraṇāt. parigrahaparamatā nirvikalpajñāna-parigrhītatvāt. ārambhaparamatādhimukticyābhūmāv adhimātrāyām kṣāntau.

和上述同樣的「十二種最勝性」，也可見於《集論釋》之中。在《集論釋》，以數目、特質、次第、釋詞、修習、差別、包攝、所治、功德、相互抉擇這十種項目來說明六波羅蜜。在此中釋詞的部分，對於波羅蜜的語源解釋提出了五種說法。¹⁵這五種說法可分為兩類，前三種的說法是顯示，波羅蜜此語是衍生於最勝（=parama）。後兩者的說法是顯示，

pratilambhāparamatā prathamāyāṃ bhūmau. niṣyandaparamatā tadanyāsv aṣṭāsu bhūmiṣu. niṣpattiparamatā daśamyāṃ bhūmau tathāgatyaṃ ca bodhisattva-niṣpattiyā buddhanisṣpattiyā ca.

¹⁵ 第一說：因為自體最勝、方便最勝、果最勝，所以是波羅蜜多。第二說：因為十二種最勝性，所以是波羅蜜多。第三說：因為最勝的所作、所至，所以是波羅蜜多。第四說：因為到達所知的彼岸，所以是波羅蜜多。第五說：因為越過自他的苦海，所以是波羅蜜多。ASBh 104,21-105,12 ad AS III 131 : trividhā paramatā svabhāvaparamatā sahaṃparicayena, upāyaparamatā, phalaparamatā ca. paricayaḥ punar dīrghakāladānato veditavyaḥ. | evaṃ yāvat prajñāpāramitā veditavyā. śīlādīnāṃ punar nirdoṣatvam ātmasamāropavarjītatvādibhir, yathāyogaṃ tadakṣayamatisūtreṣu draṣṭavyam. punar dvādaśavidhena paramatvena yogāt pāramitety ucyate punaḥ paramair īhitā itāś ceti pāramitāḥ buddhabodhisattvaiś ceṣṭitā gatāś cety arthaḥ. punar jñeyapāramgatāḥ pāramitāḥ buddhatve pratiṣṭhitā ity arthaḥ. punaḥ parān ātmānaṃ ca paramām ītiṃ tārayantīti pāramitāḥ parān ātmānaṃ ca duḥkhārṇavam atikrāmantīty arthaḥ. [=三種最勝性是帶有修習的自體的最勝性、方便的最勝性和果的最勝性。而且，修習應知為依於長時的布施[波羅蜜]。如此，乃至智慧波羅蜜應被知。還有，戒等等[波羅蜜]是無垢，因為遠離增益為我等者。如其所相應者，應可見於《無盡慧經》。再者，因為具備十二種最勝，所以說波羅蜜多。……再者，因為由最勝所對應，以及[由最勝]所到達，所以[說]波羅蜜多。[也就是，]由佛和菩薩所為、所到之意。再者，波羅蜜多是到達所知的彼岸。[也就是，]住於佛性之意。再者，因為[菩薩們]救渡自己和他者們的最大的災難，所以[說]波羅蜜多。[也就是，]越渡自己和他者們的苦海之意。

波羅蜜此語是衍生於彼岸(=pāra)。¹⁶在前三種的最勝的語源說之中的第二種說法指出：「因為具備十二種最勝性才是波羅蜜多。」¹⁷關於這「十二種最勝性」，其內容如下所示：

「再者，十二種最勝性[是如下所說]。高潔的最勝性，是不追求任何的世間性的成功，並且應該以高深而被知。長時間的最勝性，是因為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間斷地修行。關心的最勝性，是因為[菩薩]以實現所有有情的利益為優先。無盡的最勝性，是因為在回向大菩提此點上，[布施等等的波羅蜜]決非有盡。無間斷的最勝性，是因為基於自他平等性的確信，藉由對所有眾生的布施等等，而波羅蜜被圓滿。無困難的最勝性，是因為對於他者的布施等等，只要一起歡喜，就能使波羅蜜圓滿。自在的最勝性，是因為藉由虛空藏三昧等等，就能使布施等等[的波羅蜜]圓滿。攝受的最勝性，是因為[菩薩行]是由無分別智所攝受。發起的最勝性，是[存在]於信解行地當中的上層忍。獲得的最勝性，是在初地。等流的最勝性，是在上述的[初地]以外的八地。完成的最勝性，是因為在第十[地]和如來地，菩薩[道]被圓滿，以及佛[道]被圓滿。」¹⁸

¹⁶ pāra 的語源說是波羅蜜的通俗語源解釋。根據阿里生[2006:102-104]的研究，pāra 所派生的語源解釋有以下幾種：(1) pāram+i (源自於動詞√i) +tā[=去到彼岸、究極]；(2a) pāram+ita (源自於動詞√i 的過去分詞) +tā[=到達彼岸的狀態] (2b) pāram+ita (源自於動詞√i 的過去分詞，此過去分詞陰性化，而成為 itā。) [=到達彼岸的狀態] (3a) pāra+mi (源自於動詞√mā 的弱化語根) +tā [=渡到彼岸] (3b) pāra+mita (源自於動詞√mā 的過去分詞，此過去分詞陰性化，而成為 mitā。) [=渡到彼岸]。

¹⁷ 參考註 15 下線之部分。

¹⁸ ASBh 104,26-105,7 ad AS III 131 : dvādaśavidhaṃ punaḥ paramatvam audārya-

如上所見，在《集論釋》當中的「十二種最勝性」，其項目與說明的內容和《中邊分別論》當中的「十二種最勝性」完全一致。再者，在此應該注意的點是：關於這「十二種最勝性」，安慧在《中邊分別論釋疏》作了詳細的註釋。例如對於「關心的最勝性」，安慧說：「諸菩薩不顧慮自己的安樂，而是以所有的有情的幸福、安樂的實現為優先來實踐波羅蜜。因此，從上述的關心這點來說，菩薩的行是最殊勝。」¹⁹然而，以上這些註釋並未出現在《集論釋》之中，因此可以認為：就如篠田生成[1975：71]所說，《集論釋》是在安慧之前而且接近世親的時代所成立。²⁰

paramatvaṃ sarvalokasampattyanarthitvād utkr̥ṣṭatvāc ca. āyatatvaparamatvaṃ trikalpāsaṃkhyeyaparibhāvanāt. adhiḥkāraparamatvaṃ sarvasattvārthakriyādhi-kārāt. akṣayatvaparamatvaṃ mahābodhipariṇāmanayātyantam aparyādānāt. nairantaryaparamatvam ātmaparasamatādhimokṣāt sarvasattvadānādibhiḥ pāramitāparipūraṇāt. akṛcchratvaparamatvam anumodanāmātreṇa paradānādīnām pāramitāparipūraṇāt. vibhutvaparamatvaṃ gaganagañjasamādhyādibhir dānādiparipūraṇāt. parigrahaparamatvaṃ nirvikalpajñānaparigrhītavāt. ārambhaparamatvam adhimukticyābhūmāv adhimātrāyām kṣāntau. Pratīlambhaparamatvaṃ prathamāyām bhūmau. nisyaṇḍaparamatvaṃ tadanyāsv aṣṭāsu. niṣpattiparamatvaṃ daśamyām bhūmau tāhāgatyaṃ ca bodhisattvaparinīṣpattiyā buddhaparinīṣpattiyā ceti.

¹⁹ MVṬ[Tao] 4,1-3, (MVṬ [Ya] 202,22-24) ad MV V 3-4ab : adhiḥkāraparamatā sarvasattvārthakriyādhiḥkārad iti. bodhisattvānām svasukhanirapekṣāṇām dānādiṣu pravṛttiḥ sarvasattvānām hitasukhakriyām adhiḥkṛtyety ato 'dhiḥkārataḥ paramety ucyate. [=「關心的最勝性，是因為[菩薩]以實現所有有情的利益為優先。」關於[此，這是意味:] 諸菩薩不顧慮自己的安樂，而是以所有的有情的幸福、安樂的實現為優先，來實踐布施等等[的波羅蜜]。因此，從[以上的]關心此點來說，[菩薩的行]是最勝。]

²⁰ 這個推論也可從下面兩點得到支持：一者是：在 Sthiramati 的《唯識三十頌釋》當中的心所法的說明文，結合了 ASBh、ASVy 的所言，而且這些說明文也可

站在這個推論之下，《集論釋》的作者可以如此思考：首先，《集論釋》的作者絕非是安慧。再者，《集論釋》的作者也不是西藏譯本所說的最勝子。因為最勝子是護法的門生，而護法（ca.530-561）又是在安慧之後的人物。相對於此，《集論釋》的作者最有可能是，窺基所說的師子覺。因為師子覺是無著的弟子，而且無著和世親年代相近，因此這和本論的推論不相矛盾。雖然還沒有證據能證明師子覺就是作者，但是現在可以知道的是，窺基所說的師子覺是最妥當的說法。²¹

三、七種偉大性

如上述所知，在《中邊分別論》的無上乘品，大乘菩薩特有的修習是以行的無上性、所緣的無上性、修證的無上性來說明。根據《中邊分別論釋疏》，這三種無上性是在定義大乘，也就是只要具備這三種無上性就是大乘。²²並且，在解釋大乘當中的「大」之時，安慧指出：大乘

見於《大乘五蘊論釋》、《阿毘達磨俱舍論釋》當中。因此可以認為 ASBh 是在 Sthiramati 的《唯識三十頌釋》、《大乘五蘊論釋》、《俱舍論釋》之前就成立了。二者是：在無著、世親的《攝大乘論》、《大乘莊嚴經論》、《阿毘達磨俱舍論》之中，可看到和 ASBh 類似的文言。因此可以認為 ASBh 的成立年代是接近於無著、世親的時代。（參考篠田正成[1970：438-440]）。

²¹ 篠田正成[1970：441]。

²² MVṬ[Tao] 1,12-2,2, (MVṬ [Ya] 199,16-200,11) ad MV V 1ac : kiṃ punas tad ity ata āha — ānuttaryaṃ prapattaḥ hi (k.1ac) iti vistaraḥ. trividham ānuttaryaṃ mahāyāna itī kiṃ punas tan mahāyānam. etad eva tritayam — pratipattir ālambanaṃ samudāgamaś ca. tatra pratipatter ānuttaryaṃ daśapāramitāniṣpā dakatvam. pāramitāniṣpādakatve bodhisattvapratipattir anuttarety ucyate. ālambanaṃ pāramitādayo dharmā dharmadhātus ca. anena hy ālambanena bodhisattvā aśeṣaparārthakaraṇasāmarthā bhavantiy atah parārthakaraṇa sāmartyahetutvam ālambanānuttaryam. kiṃ kāraṇam. tadvattvād dhi tad

之所以是大，那是因為具備了如下的「七種偉大性」，也就是所緣、行、智、精進、方便、獲得和行為的偉大性。²³對於這「七種偉大性」，安慧

ālambanam bodhisattvānām anuttaram ity ucyate. samudāgamo gotrādhimukticittoṭpādādīnām phalam. samudāgacchanti prāpnuvanti gotrādibhyas tad iti samudāgamaḥ. sa ca tato 'nyaviśiṣṭasamudāgamābhāvād anuttara ity ucyate. tato 'tra tasmāt samudāgamād anyaviśiṣṭābhāvasya bhāva ānuttaryam. atra ca pratipattir bodhisattvānām sādharā saphalā ca mahāyānam ity uktaṃ bhavati. etac ca trividhenānuttaryeṇānantaroktenānuttaram ity ucyate. [=那麼，這個(=無上性)是什麼？因此，彼(=無著)說：「無上性是關於行...」(k.1ac) 再者，「大乘有三種無上性」，在這個情形中，這個大乘是什麼？不外乎是此，[亦即]由行、所緣、修證此三所成者。在這當中，所謂行的無上性，是使十波羅蜜達成者。使[十]波羅蜜達成，在此點，菩薩的行才被說為無上。所謂所緣，是波羅蜜等等的諸法和法界。也就是，藉由這個所緣(=法和法界)，菩薩們就成為具有利益其他[有情]的完善的能力者。因此，所緣的無上性是把利益其他[有情]的能力當作原因。何以故？因為在具有這種[利益其他有情的能力]此點，菩薩們的這種所緣才被說為無上。所謂修證，是種姓、信解、發心等等的結果。基於種性等等，菩薩們獲得此(=結果)，也就是到達[其結果]。這就是修證。而且，比起此殊勝的其他修證並不存在，因此[菩薩們的]這種[修證]被說為無上。由此之故，就此(=修證)來說，沒有比起此修證殊勝的其他[修證]的狀態，就是無上性。在這個情況(=在這個解釋)，一方面是說：菩薩們的行是和所緣、修證一起，[也就是，由行和所緣、修證所成者]就是大乘。另一方面，此(=大乘)是上述所說的三種無上性，因此被說為無上。]

²³ MVṬ[Tao] 2,7-10 (MVT[Ya] 200,18-21) ad MV V 1ac : *tac ca saptavidhamahattvayogān mahat, yānti anena prāpnuvanti apratiṣṭhitam nirvāṇam iti yānam. saptavidham punar mahattvam ālambanapratipattijñānavīryopāyaprāptikarmamahattvam. [=再者，因為此(=大乘)具備七種偉大性，所以是大。藉由此而去，也就是，因為是[菩薩們]到達無住處涅槃的手段，所以是乘(=乘物)。[因為是偉大，而且是乘物，所以是大乘。]其次，偉大性是[如下]七種，[亦即]所緣、行、智、精進、方便、獲得、行為。]*

給予如下的說明：

「此中（＝七種偉大性之中），[大乘是]關於所緣的偉大。因為菩薩道是把《十萬[頌般若]》等等無邊的經典之教法當作所緣（＝依據）。[大乘是]關於行的偉大。因為[菩薩]為了所有的自他[兩者]而實踐。[大乘是]關於智的偉大。因為[菩薩]瞭知人無我和法無我。[大乘是]關於精進的偉大。因為[菩薩]在三[大]阿僧祇劫之間，發起各式各樣的百千難為之[修行]。[大乘是]關於善巧方便的偉大。因為[菩薩]不住輪迴也[不住]涅槃。[大乘是]關於獲得的偉大。因為[菩薩]獲得[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佛法等等的無量無數的功德。[大乘是]關於行為的偉大。因為[菩薩]只要有輪迴，就會體現菩提，實踐佛所應為[之修行]。」²⁴

和上述同樣的「七種偉大性」，也可見於《集論釋》之中，也就是在說明十二分教（*dvādaśāṅgabuddhavacana*）當中的「方廣」（=*aipulya*）的部分。在《集論》，「方廣」也可說為「廣破」（*aidalya*）或者「無比」（*aitulya*）。²⁵對於此，《集論釋》指出：「方廣」、「廣破」、「無比」是「大乘」的同義

²⁴ MVṬ [Tao]2,10-16 (MVṬ [Ya] 200,21-201,2 ad MV V 1ac : *tatrāmbanama-hattvaṃ śatasāhasrikādyanantasūtradharmāmbanavād bodhisattvamārgasya. pratipattimahattvaṃ sakalasvaparārthapratipattitaḥ. jñānamahattvaṃ pudgala-dharmanairātmyajñānāt. vīryamahattvaṃ triṣu kalpāsamkhyeyeshv anekaduṣkara-śatasahasraprayogāt.upāyakaūsalyamahattvaṃ saṃsāranirvāṇāpratiṣṭhānāt. prāptimahattvaṃ balavaiśāradya veṇikabuddhadharmādyaprameyāsamkhyeya-guṇādhigamāt. karmamahattvaṃ yāvat saṃsāras tāvad bodhyabhisamdarśanena buddhakāryānuṣṭhānāt.*

²⁵ AS III 118,79, 1-5 : *yad ucyate vaipulyam, tad vaidalyam apy ucyate vaitulyam apy ucyate. kimarthaṃ vaipulyam ucyate. sarvasattvānāṃ hitasukhādhiṣṭhānataḥ*

語。在此所說的「大乘」，就是因為具備了「七種偉大性」。²⁶關於這「七種偉大性」，其內容如下所示：

「所謂七種偉大性 [是如下所說的七種]。[大乘是]關於所緣的偉大。因為菩薩道是把《十萬[頌般若]》等等的無量無邊的經典之教法當作所緣 (= 依據)。[大乘是]關於行的偉大。因為[菩薩]為了所有的自他[兩者]而實踐。[大乘是]關於智的偉大。因為[菩薩]瞭知人無我和法無我。[大乘是]關於精進的偉大。因為[菩薩]在三大阿僧祇劫之間，發起各式各樣的百千難為之[修行]。[大乘是]關於善巧方便的偉大。因為[菩薩]不住輪迴也[不住]涅槃。[大乘是]關於獲得的偉大。因為[菩薩]獲得[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佛法等等的無量無數的功德。[大乘是]關於行為的偉大。因為[菩薩]只要有輪迴，就會體現菩提等等，實踐佛所應為[之修行]。」²⁷

udāragambhīradharmadeśanātaś ca. kimartham ucyate vaidalyam. sarvāvaraṇavidalanataḥ. kimartham ucyate vaitulyam. upamānadharmāṇaṃ tulanābhāvataḥ. [= 凡是說為方廣者，彼也被說為廣破，也被說為無比。為何被說為方廣？因為對所有的有情而言，[方廣] 是利益和安樂的根據，並且是宣說高潔而深奧的教法。為何被說為廣破？因為遠離所有的障礙。為何被說為無比？因為[聲聞等等的]類似的諸教法，無可和[方廣]匹敵。]

²⁶ ASBh 96,3-4 ad AS III 118 : vaipulyaṃ vaidalyaṃ vaitulyam ity ete mahāyānasya paryāyāḥ. tad etatsaptavidhamahattvayogān mahattvayānam ity ucyate. [= 方廣、廣破、無比這三者是大乘的同義語。在此，因為此 (= 大乘) 具備七種偉大性，所以被說為偉大的乘物。]

²⁷ ASBh 96,4ff. ad AS III 118 : saptavidhaṃ mahatvam. ālaṃbanamahattvaṃ śata-sāhasrikādisūtrāparimitadeśanādharmālaṃbanād bodhisattvamārgasya. pratipattimahattvaṃ sakalasvaparārthapratipatteḥ. jñānamahatvaṃ pudgaladharmanairātmyajñānāt. vīryamahattvaṃ triṣu mahākālpāsaṃkhyeṣv anekaduṣkaraśatasā-

從此可知，這「七種偉大性」的項目與內容的說明與《中邊分別論釋疏》完全相同。而且《雜集論》是糅合了《集論》和《集論釋》，因此上述的《集論釋》的文言也可見於《雜集論》之中。

附帶一提，《大乘莊嚴經論》、《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金剛般若經論》也曾提到「七種偉大性」，但是這四者的「七種偉大性」和《中邊分別論釋疏》類似的只有《大乘莊嚴經論》。²⁸在《大乘莊嚴經

hasraprayogāt. upāyakaūśalyamahattvaṃ saṃsāranirvāṇāpratiṣṭhānāt. Prāptimahattvaṃ balavaiśāradyaṇīkabuddhadharmādyaprameyāsaṃkhyeyaguṇādhi-gamāt. karmamahattvaṃ yāvāt saṃsārabodhyādīsaṃdarśanena buddhakāryānuṣṭhānād iti.

附帶一提，在玄奘譯本這七種偉大性被譯為：境大性·行大性·智大性·精進大性·方便善巧大性·證得大性·業大性。《雜集論》卷十一：「此方廣等皆是大乘義差別名，由與七種大性相應故名大乘。何等名為七種大。一境大性：以菩薩道緣百千等無量諸經，廣大教法為境界故。二行大性：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廣大行故。三智大性：了知廣大補特伽羅法無我故。四精進大性：於三大劫阿僧企耶，方便勤修無量百千難行行故。五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六證得大性：證得如來諸力無畏不共佛法等無量無數大功德故。七業大性：窮生死際示現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廣大諸佛事故。」（《大正》冊 31，pp.743c25-744a7）

和梵文原意比起來，玄奘譯本與此不同之處有二者：一、「ālam̐bana」被譯為「境」，二、「karma」被譯為「業」。首先，就「ālam̐bana」來看。此語梵文是意謂「心所掌握的東西」，換言之，就是常常所使用的譯語「所緣」或「境」。（參見《梵和辭典》p.210）再者，「karma」其原型是 karman，此語是意謂「行為」，常被譯為「業」。（參見《梵和辭典》p.323）從以上看來，玄奘的譯語和梵文一致。

²⁸ 在《瑜伽師地論》（《大正》冊 30，p.548, c12ff.）、《顯揚聖教論》（《大正》冊 31，p.520, c12ff.）、《金剛般若經論》（《大正》冊 25，p.767, c13ff.）所說的七種偉大性是法大性、發心大性、勝解大性、增上意樂大性、資糧大性、時大性、圓證大性。

論》的功德品指出，努力於圓滿他人利益的菩薩，藉由說法的成果而圓滿他者的利益，而且不僅僅如此，也能圓滿自己的利益。在此中所說的自利圓滿，是意味因為具足了大乘的偉大性。²⁹關於此中大乘的偉大性，無著指出那是關於所緣、行、智、精進、善巧方便、果、佛業的偉大性。³⁰對於此，世親給予如下的說明：

「因為具備七種偉大性，所以被稱為大乘。依於所緣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道]具備無量廣博經典的教法。依於行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是關於自己的利益和他者的利益兩者而實踐。

²⁹ SAVBh Tsi(D) 217b2ff. ad MSA XIX 59-60 : theg pa chen po'i chen po nram par dbye ba'i tshigs su bca'd pa nram pa gnyis te zhes bya ba la | gzhan gyi don phun sum tshogs pa la zhugs pa'i byang chub sems dpa' de gzhan gyi don phun sum tshogs par byed pa yang ma zad kyi | bdag nyid kyi don phun sum tshogs pa dang yang ldan te | de la bdag gi don phun sum tshogs pa gang zhe na | theg pa chen po'i bdag nyid chen po dang ldan pa'o || de la theg pa chen po'i bdag nyid chen po la yang bdag nyid chen po nram pa bdun yod do || bdag nyid chen po nram pa bdun la theg pa chen po zhes bya'o || [=「在辨別大乘的偉大的時候，有兩個偈頌。」關於[此，這是意味:]對圓滿他人的利益賦予動機的菩薩，不僅僅[藉由說法的八果(=使聽者起菩提心、獲得無生法忍等等八種成果；參見 XIX 57-58)]使他人的利益圓滿，也能掌握自利圓滿。在此中，何謂自利圓滿？[那是意味]具足大乘的偉大的性質。再者，在這個情況下，大乘的偉大性有七種偉大的性質。就七種偉大的性質此點，而被稱為大乘。]

³⁰ MSABh171,10ff. ad MSA XIX 59-60 : mahāyānamahatvavibhāge dvau ślokau | ālambanamahatvaṃ ca pratipatter dvayos tathā | jñānasya vīryārambhāsya upāye kauśalasya ca || (XIX 59) udāgamamahatvaṃ ca mahatvaṃ buddhakarmanāḥ | etanmahatvayogād dhi mahāyānaṃ nirucyate || (XIX 60) [=在辨別大乘的偉大的時候，有兩個偈頌。所緣是偉大的，同樣地[自利和利他的]二者的實踐、智、努力於精進、善巧是偉大的，(XIX 59) 結果的獲得是偉大的，佛業是偉大的。因為具備這些[七種的]偉大性，所以被稱為大乘。(XIX 60)]

依於智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獲得通達的時候，瞭知人無我和法無我二者。依於努力於精進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在三大阿僧祇劫之間，不斷地致心於修行。依於善巧方便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不捨輪迴，也不為[輪迴]所染污。依於果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證得[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佛法。再者，依於佛業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反覆地成等正覺，體現大涅槃。」³¹

從此可知，這「七種偉大性」的內容大致和《中邊分別論釋疏》相同，但是只有「智的偉大性」和「善巧方便的偉大性」卻不相同。在「智的偉大性」當中，增加了「獲得通達的時候」此文句。在《經莊嚴註疏》，安慧指出：獲得通達是在初地，菩薩在初地體證人無我和法無我。³²在

³¹ MSABh 171,14-20 ad MSA XIX 59-60 : saptavidhamahatvayogān mahāyānam ity ucyate. ālambanamahatvenāpramānavistīrṇasūtrādidharmayogāt. pratipattimahatvena dvayoḥ pratipatteḥ svārthe parārthe ca. jñānamahatvato dvayor jñānāt pudgalanairātmyasya dharmanairātmyasya ca prativedhakāle. vīryārambhamahatvena trīṇi kalpāsamkhyeyāni sātatyasatkṛtyaprayogāt. upāyakauśalyamahatvena saṃsārāparityāgāsamkleśataḥ. samudāgamamahatvena balavaiśāradya-veṇikabuddhadharmasamudāgamāt. buddhakarmamahatvena ca punaḥ punar abhisambodhimahāparinirvāṇasaṃdarśanataḥ.

³² SAVBh Tsi(D) 218a2-4 ad MSA XIX 59-60 : ye shes chen po ni chen po gnyis te | gang zag la bdag med pa dang | chos la bdag med pa ste | rtogs pa'i dus na'o zhes bya ba la | rtogs pa'i dus ni sa dang po la bya ste | sa dang po'i dus na gang zag la bdag med pa dang | chos la bdag med pa gnyis rtogs pas na | ye shes chen po zhes bya ste | nyan thos pa rnams kyis ni | mthong ba'i lam rgyun du zhugs pa thob pa'i dus na | gang zag la bdag med pa las ma rtogs pa'i phyir ye shes chen po zhes mi bya'o || [= 「依於智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獲得通達的時候，瞭知人無我和法無我二者。」關於[此，這是意味:]「獲得通達的時候」

此可以理解，《莊嚴經論》所要強調的是：體證人無我和法無我，是在證入初地之後。再者，在「善巧方便的偉大性」當中所說的「不捨輪迴，也不為輪迴所染污」，取代了《中邊分別論釋疏》所說的「不住輪迴也不住涅槃」。對於上述《莊嚴經論》的文言，安慧指出：聲聞捨棄輪迴入涅槃，因此就救渡眾生的方法（*thabs = upāya*）來說，並非是偉大的。但是，菩薩因為具有大悲心而不捨輪迴；因為具有智慧，縱使在輪迴之中，也不會被輪迴的污穢所染污。因此，就救渡眾生的方法來說是偉大的。³³從此可以知道，對「善巧方便的偉大性」而言，智慧和慈悲是不可缺乏的要素。

這是指初地。[菩薩]在初地的時候，瞭知人無我和法無我二者，因此說智是偉大的。但是，聲聞們獲得見道的預流向位的時候，沒有人無我以上的瞭知。因此說[菩薩的]智是偉大的。]

³³ SAVBh Tsi(D) 218a5-218b1 ad MSA XIX 59-60 : *thabs la mkhas pa chen po ni nyon mongs pa med par 'khor ba yongs su mi gtong ngo zhes bya ba la nyan thos rnams ni skye ba dang rga ba la sogs pa'i sdug bsngal dang ldan par mthong la mya ngan las 'das pa ni zhi ba'i mtshan nyid du mthong bas | 'khor ba spangs nas | mya ngan las 'das pa mngon sum du bya bar sems pa'i phyir thabs chen po zhes mi bya'o ||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ni shes rab dang snying rje dang ldan pas | snying rjes 'khor ba yongs su mi gtong la | shes rab kyis ni 'khor bar gnas kyang 'khor ba'i nyon mongs pas mi gos par byed de | dper na padmo 'dam las skyes kyang 'dam gyi nyes pas mi gos pa bzhin du gnas pas na thabs mkhas pa che'o zhes bya'o || [= 「依於善巧方便的偉大[而是大乘]。因為[菩薩]不捨輪迴，也不為[輪迴]所染污。」關於[此，這是意味:]聲聞們[把世間]視為生和老等等的苦的聚集，而且把涅槃視為具有寂滅的性質。因此，[聲聞們]捨棄輪迴而想直觀涅槃，所以不說為方法（=方便）是偉大的。但是，因為菩薩具有智慧和慈悲[心]，所以因大悲[心]而不捨輪迴，因智慧，雖處輪迴而不被輪迴的污穢所染污。就像蓮花生於[污]泥，但不被[污]泥所染污。因此，被說為善巧方便是偉大的。]*

從以上的考察，對於《雜集論》的作者以及《雜集論》和《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的三部論書的前後關係，可以推論出以下的可能性。首先，《雜集論》和《中邊分別論釋疏》的作者是同一人，也就是安慧。因為安慧在《雜集論》糅合《集論》和《集論釋》之時，知道關於《集論釋》當中的「七種偉大性」的說明，而將此說明原封不動地記述在《中邊分別論釋疏》的可能性相當高。因此，本論的推定就和李學竹的說法一致，也就是認為《雜集論》的著者是「安慧」。再者，在這個推論之下，是安慧所著作的《雜集論》、《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這三部論書的成立順序應該是：《雜集論》先行於《中邊分別論釋疏》，因為《雜集論》是從《集論釋》得到共通於《中邊分別論釋疏》的記述；《經莊嚴註疏》是在《中邊分別論釋疏》之後，因為在《雜集論》和《中邊分別論釋疏》之中沒看到關於《莊嚴經論》當中的「七種偉大性」的記述。

四、結語

從以上的考察，大致可得到以下兩個結論：

一、從「十二種最勝性」的考察可知：《集論釋》是在安慧之前而且接近世親的時代所成立。因為《中邊分別論》的註釋，亦即《中邊分別論釋疏》當中的文句並未出現在《集論釋》之中。站在這個推論之下，《集論釋》的作者很有可能是窺基所說的師子覺。

二、從「七種偉大性」的考察可知：本論的推定和李學竹的說法一致，認為《雜集論》的作者就是安慧。再者，是安慧所著作的《雜集論》、《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這三部論書的成立順序應該是《雜集論》⇒《中邊分別論釋疏》⇒《經莊嚴註疏》。

參考書目

一、藏經

達摩岌多譯，《金剛般若經論》，《大正藏》冊 25。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大正藏》冊 30。

真諦譯，《中邊分別論》，《大正藏》冊 31。

玄奘譯，《辯中邊論》，《大正藏》冊 31。

玄奘譯，《顯揚聖教論》，《大正藏》冊 31。

玄奘譯，《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大正藏》冊 31。

窺基著，《成唯識論述記》，《大正藏》冊 43。

窺基著，《阿毘達磨雜集論述記》，《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冊 48。

ASVy 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Janaputra?) : D No.4054
[Li 117a5- 293a7] ; P No.5555.[Li 143b2- 362a8] (D : sDe
dge edition Tibetan translation ; P : Peking edition Tibetan
translation) .

SAVBh Sūtrālamkāravṛttibhāṣya (Sthiramati) : D No. 4034 [Mi 1b1-
Tsi 266a7] ; P No. 5531 [Tsi 1a1- 269b6] (D : sDe dge edition
Tibeten translation ; P : Peking edition Tibetan translation) .

二、專書

勝呂信靜，《初期唯識思想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89 年。

鈴木宗忠，《鈴木宗忠著作集—第 2 卷 唯識哲学研究》，東京：巖南堂
書店，1977 年。

長尾雅人，《撰大乘論 和訳と註解》上，(インド古典叢書)，東京：講
談社，1982 年。

平川彰，《インド仏教史下巻》，東京：春秋社，1982 年。

山口益，《安慧阿遮梨耶造中邊分別論積疏》，東京：鈴木學術財団，1935年。

- AS Abhidharmasamuccaya (Asaṅga) : Pralhad Pradhan (ed.), *Abhidharmasamuccaya of Asanga* : Visva-Bharati Studies 12. Santiniketan, 1950.
- ASBh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Buddhasiṃha? Jinaputra?) : N. Tatia (ed.), *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 Patna: 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 1976.
- MSABh Mahyānasūtrālaṃkārahāṣya (Vasubandhu) : Sylvain Lévi (ed.),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ehicule*. Tome I Texte. Paris : Librairie Honore Champion Press, 1907. Reprint, Rinsen Book Co., 1983.
- MVBh[Na] Madhyāntavibhāgabhāṣya (Vasubandhu): Gadjin Nagao (ed.), *Madhyāntavibhāgabhāṣya*, 鈴木學術財団, 1964.
- MVṬ[Ya] Madhyāntavibhāgaṭīkā (Sthiramati): Susumu Yamaguchi (ed.), *Madhyāntavibhāgaṭīkā*, 東京：破塵閣,1934 ; Repr. 鈴木學術財団,1966.

三、論文

- 阿里生，〈pāramitā（波羅蜜）の語源・語義について〉，《印度仏教学研究》，54-2，2006年，頁102。
- 宇井伯寿，〈辯中邊論題解〉，《国訳一切經—瑜伽部十二》，東京：大東出版社，1933年，頁2。
- 佐久間秀範，〈註釈家スティラマティは一人か〉，《佛教學》，55，2013年，頁70。
- 篠田正成，〈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の成立年代〉，《印度仏教学研究》，18-2，1970年，頁437-441。

勝又俊教，〈唯識述記の指示する安慧の思想と安慧造梵文唯識三十頌
釈との比較研究〉，《仏教における心識説の研究》，東京：山喜房
佛書林，1988年，頁48。

兵藤一夫，〈三性説における唯識無境の意味(2)〉，《大谷学報》，70-4，
1991年，頁10。

水野弘元，〈大乘經典の性格〉，《大乘仏教の成立史的研究》，東京：三
省堂，1974年，頁272。

李学竹，〈*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およびその注釈 (*Vyākhyā*) の
新出梵文写本について〉，《印度仏教学研究》，60-1，2011年，頁
154-155。

李学竹，〈*Abhidharmasamuccayavyākhyā* の序文について〉，《インド学
チベット学研究》，16，2012年，頁3。

Stcherbatsky Theodore. *Madhyanta-vibhanga : Discourse on Discrimination
between Middle and Extremes Ascribed to Bodhisattva Maitreya and
Commented by Vasubandhu and Sthiramati. Bibliotheca Buddhica 30.
Reprint, Delhi :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92, 1936, p.6-7.*

Ṭ [Ma] 〈スティラマティ著『中辺分別論釈疏』〈帰敬偈〉の
テキスト校訂及び和訳〉(松岡 寛子)，《比較論理学研
究》，第4号，頁128,22ff。

MVṬ [Tao] 〈*Madhyāntavibhāgabhāṣya yānānuttaryapariccheda V
kk.1-11ab* 再校訂テキストおよび和訳〉，《中辺分別論》
における菩薩行の研究—第5章無上乘品の最勝行と作
意行を中心として—(陶 怡君)，筑波大学，2013。

四、工具書

BHS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 Franklin
Edgerton (ed.),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ume II*, London : Yale Univ. Press, 1953. Reprint,

Rinsen Book Co., Tyoto 1985.

水野弘元著，《パーリ語辞典》，株式会社春秋社，2005。

荻原雲來著，《梵和大辞典》，新文豊出版，1988。

（責任編輯：釋心皓）

